

# 漢書卷五十四

##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

李廣，隴西成紀人也。其先曰李信，秦時爲將，逐得燕太子丹者也。廣世世受射。<sup>〔一〕</sup>孝文十四年，匈奴大入蕭關，<sup>〔二〕</sup>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，用善射，殺首虜多，爲郎，騎常侍。<sup>〔三〕</sup>數從射獵，格殺猛獸，文帝曰：「惜廣不逢時，令當高祖世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！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受射法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在上郡北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官爲郎，常騎以侍天子，故曰騎常侍。」

景帝卽位，爲騎郎將。<sup>〔一〕</sup>吳楚反時，爲驍騎都尉，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，顯名。以梁王授廣將軍印，故還，賞不行。<sup>〔二〕</sup>爲上谷太守，數與匈奴戰。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：「<sup>〔三〕</sup>李廣材氣，天下亡雙，自負其能，數與虜确，恐亡之。」<sup>〔四〕</sup>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爲騎郎之將，主騎郎。」

〔三〕文穎曰：「廣爲漢將，私受梁印，故不得賞也。」

〔三〕服虔曰：「昆邪，中國人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對上而泣也。昆音下溫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負，恃也。确謂競勝敗也。确音角。」

匈奴〔入〕〔侵〕上郡，上使中貴人從廣〔二〕勒習兵擊匈奴。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，〔三〕見匈奴三人，與戰。射傷中貴人，殺其騎且盡。中貴人走廣，〔三〕廣曰：「是必射鵰者也。」〔四〕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。〔五〕三人亡馬步行，行數十里。廣令其騎張左右翼，〔六〕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，殺其二人，生得一人，果匈奴射鵰者也。已縛之上山，望匈奴數千騎，見廣，以爲誘騎，驚，上山陳。〔七〕廣之百騎皆大恐，欲馳還走。廣曰：「我去大軍數十里，今如此走，匈奴追射，我立盡。今我留，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，不我擊。」〔八〕廣令曰：「前！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，止，令曰：「皆下馬解鞍！」騎曰：「虜多如是，解鞍，卽急，柰何？」廣曰：「彼虜以我爲走，今解鞍以示不去，用堅其意。」〔九〕有白馬將出護兵。〔三〕廣上馬，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，而復還至其百騎中，解鞍，縱馬臥。〔三〕時會暮，胡兵終怪之，弗敢擊。夜半，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傍，欲夜取之，卽引去。平旦，廣乃歸其大軍。後徙爲隴西、北地、雁門、雲中太守。

〔一〕服虔曰：「內臣之貴幸者。」

〔三〕張晏曰：「放（從）〔縱〕遊獵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張讀作縱，此說非也。直言將數十騎自隨，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。從音才用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走，趣也，音奏。」

〔四〕文穎曰：「鵬，鳥也，故使善射者射之。」師古曰：「鵬，大鷲鳥也，一名鷲，黑色，翮可以爲箭羽，音彫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疾馳而逐之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旁引其騎，若鳥翼之爲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爲陳以待廣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不我擊，不敢擊我也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示以堅牢，令敵意知之。」

〔十〕師古曰：「將之乘白馬者也。護謂監視之。」

〔十一〕師古曰：「縱，放也。」

武帝卽位，左右言廣名將也，由是入爲未央衛尉，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。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。及出擊胡，而廣行無部曲行陳，〔一〕就善水草頓舍，人人自便，〔二〕不擊〔刀〕〔刁〕斗自衛，〔三〕莫府省文書，〔四〕然亦遠斥候，未嘗遇害。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，擊〔刀〕〔刁〕斗，吏治軍簿，〔五〕至明，軍不得自便。不識曰：「李將軍極簡易，然虜卒犯之，無以禁；〔六〕而其士亦佚樂，〔七〕爲之死。我軍雖煩擾，虜亦不得犯我。」是時漢邊郡李廣、

程不識爲名將，然匈奴畏廣，士卒多樂從，而苦程不識。<sup>〔八〕</sup>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，爲人廉，謹於文法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續漢書百官志云『將軍領軍，皆有部曲。大將軍營五部，部校尉一人。部下有曲，曲有軍候一人。』今廣尙於簡易，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頓，止也。舍，息也。便，安利也，音頻面反。其下亦同。」

〔三〕孟康曰：「〔刀〕〔刁〕斗，以銅作鑣，受一斗。晝炊飯食，夜擊持行夜，名曰〔刀〕〔刁〕斗。今在滎陽庫中也。」蘇林曰：「形如鍬，無緣。」師古曰：「鑣音譙，郡之譙，溫器也。鍬音火玄反。鍬卽銚也。今俗或呼銅銚，音姚。」

〔四〕晉灼曰：「將軍職在征行，無常處，所在爲治，故言莫府也。莫，大也。或曰，衛青征匈奴，絕大莫，大克獲，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，故曰莫府。莫府之名始於此也。」師古曰：「二說皆非也。莫府者，以軍幕爲義，古字通單用耳。軍旅無常居止，故以帳幕言之。廉頗、李牧市租皆入幕府，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。又莫訓大，於義乖矣。省，少也，音所領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簿，文簿，音步戶反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卒讀曰猝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佚與逸同。逸樂，謂閑豫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苦謂厭苦之也。」

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，使大軍伏馬邑傍，而廣爲驍騎將軍，屬護軍將軍。<sup>〔二〕</sup>單于覺之，

去，漢軍皆無功。後四歲，廣以衛尉爲將軍，出雁門擊匈奴。匈奴兵多，破廣軍，生得廣。單于素聞廣賢，令曰：「得李廣必生致之。」胡騎得廣，廣時傷，置兩馬間，絡而盛之臥。行十餘里，廣陽死，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，<sup>〔三〕</sup>暫騰而上胡兒馬，<sup>〔三〕</sup>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，得其餘軍。匈奴騎數百追之，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，<sup>〔四〕</sup>以故得脫。於是至漢，漢下廣吏。吏當廣亡失多，爲虜所生得，<sup>〔五〕</sup>當斬，贖爲庶人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韓安國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睨，邪視也，音五係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騰，跳躍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且行且射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當謂處其罪也。」

數歲，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。<sup>〔一〕</sup>嘗夜從一騎出，從人田間飲。還至亭，霸陵尉醉，呵止廣，廣騎曰：「故李將軍。」尉曰：「今將軍尙不得夜行，何故也！」宿廣亭下。居無何，匈奴入遼西，殺太守，敗韓將軍。<sup>〔二〕</sup>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，死。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。廣請霸陵尉與俱，<sup>〔三〕</sup>至軍而斬之，上書自陳謝罪。上報曰：「將軍者，國之爪牙也。司馬法曰：『登車不式，遭喪不服，』<sup>〔四〕</sup>振旅撫師，以征不服；率三軍之心，同戰士之

力，故怒形則千里竦，威振則萬物伏；〔五〕是以名聲暴於夷貉，威稜憺乎鄰國。〔六〕夫報忿除害，捐殘去殺，朕之所圖於將軍也；若乃免冠徒跣，稽顙請罪，豈朕之指哉！〔七〕將軍其率師東轅，彌節白檀，〔八〕以臨右北平盛秋。〔九〕廣在郡，匈奴號曰「漢飛將軍」，避之，數歲不入界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潁陰侯，灌嬰之孫，名彊。」

〔二〕蘇林曰：「韓安國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奏請天子而將行。」

〔四〕服虔曰：「式，撫車之式以禮敬人也。式者，車前橫木也，字或作軾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竦，驚也。」

〔六〕李奇曰：「神靈之威曰稜。憺猶動也。」蘇林曰：「陳留人語恐言憺之。」師古曰：「稜音來登反。憺音徒濫反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指，意也。」

〔八〕孟康曰：「白檀，縣名也，屬右北平。」李奇曰：「彌節，少安之貌。」師古曰：「彌音亡俾反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盛秋馬肥，恐虜爲寇，故令折衝禦難也。」

廣出獵，見草中石，以爲虎而射之，中石沒矢，視之，石也。他日射之，終不能入矣。廣所居郡聞有虎，常自射之。及居右北平射虎，虎騰傷廣，廣亦射殺之。

石建卒，上召廣代爲郎中令。元朔六年，廣復爲將軍，從大將軍出定襄。諸將多中首

虜率爲侯者，〔一〕而廣軍無功。後三歲，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，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，異道。行數百里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，廣軍士皆恐，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。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，出其左右而還，報廣曰：「胡虜易與耳。」軍士乃安。爲圜陳外鄉，〔二〕胡急擊，矢下如雨。漢兵死者過半，漢矢且盡。廣乃令持滿毋發，〔三〕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，〔四〕殺數人，胡虜益解。會暮，吏士無人色，〔五〕而廣意氣自如，〔六〕益治軍。〔七〕軍中服其勇也。明日，復力戰，而博望侯軍亦至，匈奴乃解去。漢軍罷，弗能追。〔八〕是時廣軍幾沒，〔九〕罷歸。漢法：博望侯後期，當死，贖爲庶人。廣軍自當，亡賞。〔一〇〕

〔一〕如淳曰：「中猶充也，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。」師古曰：「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。中音竹仲反。其下率亦同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鄉讀曰嚮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，不發矢也。」

〔四〕服虔曰：「黃肩弩也。」孟康曰：「太公陷堅卻敵，以大黃參連弩也。」晉灼曰：「黃肩卽黃間也，大黃其大者也。」

師古曰：「服、晉二說是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言懼甚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自如，猶云如舊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巡部曲，整行陳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罷讀曰疲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幾音鉅衣反。」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「自當，謂爲虜所勝，又能勝虜，功過相當也。」

初，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，事文帝。景帝時，蔡積功至二千石。武帝元朔中，爲輕車將軍，從大將軍擊右賢王，有功中率，封爲樂安侯。〔一〕元狩二年，代公孫弘爲丞相。蔡爲人在下中，〔二〕名聲出廣下遠甚，然廣不得爵邑，官不過九卿。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。廣與望氣王朔語云：「自漢擊匈奴，廣未嘗不在其中，而諸妄校尉已下，〔三〕材能不及中，〔四〕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。廣不爲後人，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，何也？豈吾相不當侯邪？」朔曰：「將軍自念，豈嘗有恨者乎？」〔五〕廣曰：「吾爲隴西守，羌嘗反，吾誘降者八百餘人，詐而同日殺之，至今恨獨此耳。」朔曰：「禍莫大於殺已降，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此傳及百官表並爲樂安侯，而功臣表作安樂侯，是功臣表誤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在下輩之中。」

〔三〕張晏曰：「妄猶凡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中謂中庸之人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恨，悔也。」

廣歷七郡太守，前後四十餘年，得賞賜，輒分其戲下，〔一〕飲食與士卒共之。家無餘財，

終不言生產事。爲人長，爰臂，<sup>〔三〕</sup>其善射亦天性，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。廣呐口少言，<sup>〔三〕</sup>與人居，則畫地爲軍陳，射闊狹以飲。專以射爲戲。<sup>〔四〕</sup>將兵乏絕處見水，士卒不盡飲，不近水，不盡餐，不嘗食。寬緩不苛，<sup>〔五〕</sup>士以此愛樂爲用。其射，見敵，非在數十步之內，度不中不發，<sup>〔六〕</sup>發卽應弦而倒。用此，其將數困辱，及射猛獸，亦數爲所傷云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戲讀曰麾，又音許宜反。」

〔三〕如淳曰：「臂如援臂通肩也。或曰，似當爲緩臂也。」師古曰：「王國風菟爰之詩云『有菟爰爰』，爰爰，緩意也，其義兩通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呐亦訥字。」

〔五〕如淳曰：「爲戲求疏密，持酒以飲不勝者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苛，細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度音待各反。中音竹仲反。」

元狩四年，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，廣數自請行。上以爲老，不許；良久乃許之，以爲前將軍。

大將軍青出塞，捕虜知單于所居，乃自以精兵走之，<sup>〔二〕</sup>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，出東道。<sup>〔三〕</sup>東道少回遠，<sup>〔三〕</sup>大軍行，水草少，其勢不屯行。<sup>〔四〕</sup>廣辭曰：「臣部爲前將軍，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，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，<sup>〔五〕</sup>乃今一得當單于，臣願居前，先死單于。」<sup>〔六〕</sup>

大將軍陰受上指，以爲李廣數奇，〔七〕毋令當單于，恐不得所欲。〔八〕是時公孫敖新失侯，爲中將軍，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，故徙廣。廣知之，固辭。大將軍弗聽，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，〔九〕曰：「急詣部，如書。」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，意象愠怒。〔一〇〕而就部，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。〔一一〕惑失道，後大將軍。〔一二〕大將軍與單于接戰，單于遁走，弗能得而還。南絕幕，乃遇兩將軍。〔一三〕廣已見大將軍，還入軍。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，〔一四〕因問廣食其失道狀，曰：「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。」〔一五〕廣未對。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。〔一六〕廣曰：「諸校尉亡罪，乃我自失道。吾今自上簿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走，趣也，音奏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并，合也，合軍而同道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回，遶也，曲也，音胡悔反。」

〔四〕張晏曰：「以水草少，不可羣輩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言始勝冠卽在戰陳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致死而取單于。」

〔七〕孟康曰：「奇，隻不耦也。」如淳曰：「數爲匈奴所敗，爲奇不耦。」師古曰：「言廣命隻不耦合也。孟說是矣。數音所角反。奇音居宜反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謂不勝敵也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之，往也。莫府，衛青行軍府。」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「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。」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「趙食其也。食音異。其音基。」

〔一二〕師古曰：「惑，迷也。在後不及期也。」

〔一三〕師古曰：「絕，渡也。」

〔一四〕師古曰：「糲，乾飯也。醪，汁滓酒也。糲音備。醪音牢。」

〔一五〕師古曰：「曲折猶言委曲也。」

〔一六〕師古曰：「之，往也。簿謂文狀也，音步戶反。」

至莫府，謂其麾下曰：「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，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，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，又迷失道，豈非天哉！且廣年六十餘，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！」遂引刀自剄。百姓聞之，知與不知，老壯皆爲垂泣。〔一〕而右將軍獨下吏，當死，贖爲庶人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知謂素相識知也。」

廣三子，曰當戶、椒、敢，皆爲郎。上與韓嫣戲，嫣少不遜，〔二〕當戶擊嫣，嫣走，於是上以爲能。當戶蚤死，〔三〕乃拜椒爲代郡太守，皆先廣死。廣死軍中時，敢從票騎將軍。廣死明年，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，當得二十畝，蔡盜取三頃，頗賣得四十餘萬，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，〔四〕當下獄，自殺。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，力戰，奪左賢王

旗鼓，斬首多，賜爵關內侯，食邑二百戶，代廣爲郎中令。頃之，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，〔四〕乃擊傷大將軍，大將軍匿諱之。居無何，敢從上雍，至甘泉宮獵，〔五〕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，射殺敢。去病時方貴幸，上爲諱，云鹿觸殺之。居歲餘，去病死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嬌音偃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蚤，古早字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孺音人椽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令其父恨而死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無何，謂未多時也。雍之所在，地形積高，故云上也。上音時掌反。他皆類此。」

敢有女爲太子中人，愛幸。敢男禹有寵於太子，然好利，亦有勇。嘗與侍中貴人飲，侵陵之，莫敢應。〔一〕後愬之上，上召禹，使刺虎，縣下圈中，未至地，有詔引出之。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纜，欲刺虎。〔二〕上壯之，遂救止焉。而當戶有遺腹子陵，將兵擊胡，兵敗，降匈奴。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，下吏死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言畏其勇氣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落與絡同，謂當時纖絡之而下也。纜，索也，音力追反。」

陵字少卿，少爲侍中建章監。善騎射，愛人，謙讓下士，〔一〕甚得名譽。武帝以爲有廣

之風，使將八百騎，深入匈奴二千餘里，過居延視地形，不見虜，還。拜爲騎都尉，將勇敢五千人，教射酒泉、張掖以備胡。數年，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，使陵將五校兵隨後。行至塞，會貳師還。上賜陵書，陵留吏士，與輕騎五百出敦煌，至鹽水，迎貳師還，復留屯張掖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下音胡亞反。」

天漢二年，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，擊右賢王於天山。召陵，欲使爲貳師將輜重。〔二〕陵召見武臺，〔三〕叩頭自請曰：「臣所將屯邊者，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，力扼虎，射命中，〔四〕願得自當一隊，〔五〕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，毋令專鄉貳師軍。」〔六〕上曰：「將惡相屬邪！吾發軍多，毋騎予女。」陵對：「無所事騎，〔七〕臣願以少擊衆，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。」上壯而許之，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。博德故伏波將軍，亦羞爲陵後距，奏言：「方秋匈奴馬肥，未可與戰，臣願留陵至春，俱將酒泉、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，可必禽也。」〔八〕書奏，上怒，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，乃詔博德：「吾欲予李陵騎，云『欲以少擊衆』。今虜入西河，其引兵走西河，遮鈎營之道。」〔九〕詔陵：「以九月發，出遮虜郛，〔一〇〕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，徘徊觀虜，即亡所見，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，〔一一〕因騎置以聞。」〔一二〕所與博德言者云何？〔一三〕具以書對。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，北行三十日，至浚稽山止營，舉圖所過山川地形，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。步樂召見，道陵將

率得士死力，上甚說，〔言〕拜步樂爲郎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重音直用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未央宮有武臺殿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扼謂捉持之也。命中者，所指名處卽中之也。扼音厄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隊，部也，音徒內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鄉讀曰向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猶言不事須騎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浚稽，山名。時虜分居此兩山也。浚音峻。稽音雞。」

〔八〕張晏曰：「胡來要害道，令博德遮之。」師古曰：「走音奏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鄯者，塞上險要之處，往往修築，別置候望之人，所以自鄯蔽而伺敵也。遮虜，鄯名也。」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「抵，歸也。受降城，本公孫敖所築。休，息也。浞音仕角反。」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「騎置，謂驛騎也。」

〔一二〕張晏曰：「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。」

〔一三〕師古曰：「說讀曰悅。」

陵至浚稽山，與單于相直，騎可三萬圍陵軍。軍居兩山間，以大車爲營。陵引士出營外爲陳，前行持戟盾，後行持弓弩，〔二〕令曰：「聞鼓聲而縱，聞金聲而止。」〔三〕虜見漢軍少，

直前就營。陵搏戰攻之，〔三〕千弩俱發，應弦而倒。虜還走上山，漢軍追擊，殺數千人。單于大驚，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。陵且戰且引，南行數日，抵山谷中。〔四〕連戰，士卒中矢傷，二創者載輦，兩創者將車，一創者持兵戰。陵曰：「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，何也？」〔五〕軍中豈有女子乎？」始軍出時，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，大匿車中。陵搜得，皆劍斬之。明日復戰，斬首二千餘級。引兵東南，循故龍城道行，四五日，抵大澤葭葦中，〔六〕虜從上風縱火，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。〔七〕南行至山下，單于在南山上，使其子將騎擊陵。陵軍步鬪樹木間，復殺數千人，因發連弩射單于，〔八〕單于下走。是日捕得虜，言「單于曰：『此漢精兵，擊之不能下，日夜引吾南近塞，得毋有伏兵乎？』」諸當戶君長皆言〔九〕「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，後無以復使邊臣，令漢益輕匈奴。復力戰山谷間，尙四五十里得平地，不能破，乃還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行並音胡剛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金謂鉦也，一名鐃，鐃音濁。」

〔三〕如淳曰：「手對戰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抵，當也，至也。其下亦同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。一曰，士卒以有妻婦，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葭卽蘆也，音家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預自燒其旁草木，令燭火不得延及也。」

〔八〕服虔曰：「三十弩共一弦也。」張晏曰：「三十簦共一臂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張說是也。簦音去權反，又音眷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當戶，匈奴官名也。」

是時陵軍益急，匈奴騎多，戰一日數十合，復傷殺虜二千餘人。虜不利，欲去，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，亡降匈奴，具言「陵軍無後救，射矢且盡，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，以黃與白爲幟，〔一〕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。」成安侯者，潁川人，父韓千秋，故濟南相，奮擊南越戰死，武帝封子延年爲侯，以校尉隨陵。單于得敢大喜，使騎並攻漢軍，疾呼曰：「李陵、韓延年趣降！」〔二〕遂遮道急攻陵。陵居谷中，虜在山上，四面射，矢如雨下。漢軍南行，未至鞬汗山，〔三〕一日五十萬矢皆盡，卽棄車去。士尙三千餘人，徒斬車輻而持之，〔四〕軍吏持尺刀，抵山入陜谷。單于遮其後，乘隅下壘石，〔五〕士卒多死，不得行。昏後，陵便衣獨步出營，〔六〕止左右：「毋隨我，丈夫一取單于耳！」〔七〕良久，陵還，大息曰：「兵敗死矣！」軍吏或曰：「將軍威震匈奴，天命不遂，後求道徑還歸，如浞野侯爲虜所得，後亡還，天子客遇之，況於將軍乎！」陵曰：「公止！吾不死，非壯士也。」於是盡斬旌旗，及珍寶埋地中，陵歎曰：「復得數十矢，足以脫矣。今無兵復戰，〔八〕天明坐受縛矣！各鳥

獸散，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。」〔九〕令軍士人持二升糲，一半冰，〔一〇〕期至遮虜鄣者相待。夜半時，擊鼓起士，鼓不鳴。陵與韓延年俱上馬，壯士從者十餘人。虜騎數千追之，韓延年戰死。陵曰：「無面目報陛下！」遂降。軍人分散，脫至塞者四百餘人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幟，旗也，音式志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且攻且呼也。呼音火故反。趣讀曰促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鞮音丁奚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徒，但也。」

〔五〕服虔曰：「山名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此說非也。言放石以投人，因山隅曲而下也。壘音盧對反。」

〔六〕蘇林曰：「褰衣卷襲而行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此說非也。便衣，謂著短衣小襲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言一身獨取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脫，免也，音吐活反。次下亦同。」

〔一〇〕如淳曰：「半讀曰片，或曰五升曰半。」師古曰：「半讀曰判。判，大片也。時冬寒有冰，持之以備渴也。」

陵敗處去塞百餘里，邊塞以聞。上欲陵死戰，召陵母及婦，使相者視之，無死喪色。後聞陵降，上怒甚，責問陳步樂，步樂自殺。羣臣皆罪陵，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，遷盛言：「陵事親孝，與士信，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。」〔一〕其素所畜積也，〔二〕有國士之風。今舉事

一不幸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，〔三〕誠可痛也！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，深輜戎馬之地，〔四〕抑數萬之師，虜救死扶傷不暇，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。轉鬪千里，矢盡道窮，士張空拳，〔五〕冒白刃，北首爭死敵，〔六〕得人之死力，雖古名將不過也。身雖陷敗，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。〔七〕彼之不死，宜欲得當以報漢也。〔八〕初，上遣貳師大軍出，財令陵爲助兵，〔九〕及陵與單于相值，而貳師功少。上以遷誣罔，欲沮貳師，爲陵游說，〔一〇〕下遷腐刑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殉，營也，一曰從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畜讀曰蓄。」

〔三〕服虔曰：「媒音欺，謂詆欺也。」孟康曰：「媒，酒教；孽，麴也。謂釀成其罪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孟說是也。齊人名麴餅曰媒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輜，踐也，音人九反。」

〔五〕文穎曰：「拳，弓弩拳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拳字與綮同，音去權反，又音眷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冒，犯也。北首，北嚮也。冒音莫北反。首音式救反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所摧敗，敗匈奴之兵也。暴猶章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財與纒同，謂淺也，僅也。史傳通用字。他皆類此。」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「沮謂毀壞之，音才呂反。」

久之，上海陵無救，曰：「陵當發出塞，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。坐預詔之，得令老將生姦詐。」二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。

〔二〕孟康曰：「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陵，博德老將，出塞不至，令陵見沒也。」

陵在匈奴歲餘，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〔一〕將兵深入匈奴迎陵。敖軍無功還，曰：「捕得生口，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，故臣無所得。」上聞，於是族陵家，母弟妻子皆伏誅。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。〔三〕其後，漢遣使使匈奴，陵謂使者曰：「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，以亡救而敗，何負於漢而誅吾家？」使者曰：「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。」陵曰：「乃李緒，非我也。」李緒本漢塞外都尉，居奚侯城，匈奴攻之，緒降，而單于客遇緒，常坐陵上。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，使人刺殺緒。大闕氏欲殺陵，〔三〕單于匿之北方，大闕氏死乃還。

〔一〕孟康曰：「因杆，胡地名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杆音于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恥其不能死節，累及家室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大闕氏，單于之母。」

單于壯陵，以女妻之，立爲右校王，衛律爲丁靈王，〔二〕皆貴用事。衛律者，父本長水胡人。律生長漢，善協律都尉李延年，延年薦言律使匈奴。使還，會延年家收，律懼并誅，亡還降匈奴。匈奴愛之，常在單于左右。陵居外，有大事，乃入議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丁靈，胡之別種也。立爲王而主其人也。」

昭帝立，大將軍霍光、左將軍上官桀輔政，素與陵善，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〔二〕俱至匈奴招陵。立政等至，單于置酒賜漢使者，李陵、衛律皆侍坐。立政等見陵，未得私語，卽日視陵，〔三〕而數數自循其刀環，〔四〕握其足，陰諭之，言可還歸漢也。後陵、律持牛酒勞漢使，博飲，〔五〕兩人皆胡服椎結。〔六〕立政大言曰：「漢已大赦，中國安樂，主上富於春秋，〔七〕霍子孟、上官少叔用事。」〔八〕以此言微動之。陵墨不應，孰視而自循其髮，答曰：「吾已胡服矣！」有頃，律起更衣，立政曰：「咄，少卿良苦！」〔九〕霍子孟、上官少叔謝女。〔十〕陵曰：「霍與上官無恙乎？」〔十一〕立政曰：「請少卿來歸故鄉，毋憂富貴。」陵字立政曰：「少公，〔十二〕歸易耳，恐再辱，柰何！」語未卒，衛律還，頗聞餘語，曰：「李少卿賢者，不獨居一國。范蠡徧遊天下，由余去戎入秦，今何語之親也！」因罷去。立政隨謂陵曰：「亦有意乎？」〔十三〕陵曰：「丈夫不能再辱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故人，謂舊與相知者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以目相視而感動之，今俗所謂眼語者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循謂摩順也。」

〔四〕蘇林曰：「博且飲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勞音來到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結讀曰髻，一撮之髻，其形如椎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言天子年少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子孟，光之字；少叔，桀之字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言甚勞苦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謝，以辭相問也。」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「恙，憂病也。」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「呼其字。」

〔一二〕師古曰：「隨其後而語之。」

陵在匈奴二十餘年，元平元年病死。

蘇建，杜陵人也。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，封平陵侯。以將軍築朔方。後以衛尉爲遊擊將軍，從大將軍出朔方。後一歲，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，亡翕侯，〔一〕失軍當斬，贖爲庶人。其後爲代郡太守，卒官。有三子：嘉爲奉車都尉，賢爲騎都尉，中子武最知名。

〔二〕服虔曰：「趙信也。」

武字子卿，少以父任，兄弟並爲郎，稍遷至移中廢監。〔一〕時漢連伐胡，數通使相窺觀，匈奴留漢使郭吉、路充國等，前後十餘輩。匈奴使來，漢亦留之以相當。天漢元年，且鞮侯

單于初立，<sup>〔三〕</sup>恐漢襲之，乃曰：「漢天子我丈人行也。」<sup>〔三〕</sup>盡歸漢使路充國等。武帝嘉其義，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，因厚<sup>〔賂〕</sup>單于，答其善意。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<sup>〔四〕</sup>募士斥候百餘人俱。<sup>〔五〕</sup>既至匈奴，置幣遺單于。單于益驕，非漢所望也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移中，廐名，爲之監也。移音移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且音子閭反。鞮音丁奚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丈人，尊老之稱。行音胡浪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假吏猶言兼吏也。時權爲使之吏，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募人以充士卒，及在道爲斥候者。」

方欲發使送武等，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。<sup>〔一〕</sup>緱王者，昆邪王姊子也，<sup>〔二〕</sup>與昆邪王俱降漢，後隨浞野侯沒胡中。<sup>〔三〕</sup>及衛律所將降者，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。會武等至匈奴，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，私候勝曰：「聞漢天子甚怨衛律，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。吾母與弟在漢，幸蒙其賞賜。」張勝許之，以貨物與常。後月餘，單于出獵，獨閼氏子弟在。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，其一人夜亡，告之。單于子弟發兵與戰。緱王等皆死，虞常生得。<sup>〔四〕</sup>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緱音工候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昆音胡門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從趙破奴擊匈奴，兵敗而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被執獲也。」

單于使衛律治其事。張勝聞之，恐前語發，以狀語武。武曰：「事如此，此必及我。見犯乃死，重負國。」欲自殺，〔一〕勝、惠共止之。虞常果引張勝。單于怒，召諸貴人議，欲殺漢使者。左伊秩訾曰：〔二〕「即謀單于，何以復加？」〔三〕宜皆降之。」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，〔四〕武謂惠等：「屈節辱命，雖生，何面目以歸漢！」引佩刀自刺。衛律驚，自抱持武，馳召醫。鑿地爲坎，置燼火，〔五〕覆武其上，〔六〕蹈其背以出血。武氣絕，半日復息。〔七〕惠等哭，與歸營。單于壯其節，朝夕遣人候問武，而收繫張勝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言被匈奴侵犯，然後乃死，是爲更負漢國，故欲先自殺也。重音直用反。」

〔二〕臣瓚曰：「胡官之號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言謀〔殺〕衛律而殺之，其罰太重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致單于之命，而取其對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燼謂聚火無焱者也，音於云反。焱音弋贍反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覆身於坎上也。覆音芳目反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息謂出氣也。」

武益愈，單于使使曉武。<sup>〔一〕</sup>會論虞常，欲因此時降武。劍斬虞常已，律曰：「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，<sup>〔二〕</sup>當死，單于募降者赦罪。」舉劍欲擊之，勝請降。律謂武曰：「副有罪，當相坐。」武曰：「本無謀，又非親屬，何謂相坐？」復舉劍擬之，武不動。律曰：「蘇君，律前負漢歸匈奴，幸蒙大恩，賜號稱王，擁衆數萬，馬畜彌山，富貴如此。」<sup>〔三〕</sup>蘇君今日降，明日復然。空以身膏草野，誰復知之！」武不應。律曰：「君因我降，與君爲兄弟，今不聽吾計，後雖欲復見我，尙可得乎？」武罵律曰：「女爲人臣子，不顧恩義，畔主背親，爲降虜於蠻夷，何以女爲見？」<sup>〔四〕</sup>且單于信女，使決人死生，不平心持正，反欲鬪兩主，觀禍敗。南越殺漢使者，屠爲九郡；宛王殺漢使者，頭縣北闕；朝鮮殺漢使者，卽時誅滅。獨匈奴未耳。若知我不降明，<sup>〔五〕</sup>欲令兩國相攻，匈奴之禍從我始矣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諭說令降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衛律自謂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彌，滿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言何用見女爲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若，汝也。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。」

律知武終不可脅，白單于。單于愈益欲降之，乃幽武置大窖中，<sup>〔一〕</sup>絕不飲食。<sup>〔二〕</sup>天

雨雪，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，〔三〕數日不死，匈奴以爲神。乃徙武北海無人處，使牧羝，羝乳乃得歸。〔四〕別其官屬常惠等，各置他所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，音工孝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飲音於禁反。食讀曰飮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咽，吞也，音宴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羝，牡羊也。羝不當產乳，故設此言，示絕其事。若燕太子丹烏白頭、馬生角之比也。羝音丁奚反。乳音人喻反。」

武既至海上，廩食不至，〔二〕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。〔三〕杖漢節牧羊，臥起操持，節旄盡落。積五六年，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。〔四〕武能網紡繳，檠弓弩，〔五〕於靬王愛之，給其衣食。三歲餘，王病，賜武馬畜服匿穹廬。〔六〕王死後，人衆徙去。其冬，丁令盜武牛羊，〔七〕武復窮厄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無人給飮之。」

〔二〕蘇林曰：「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。」張晏曰：「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。」師古曰：「蘇說是也。中，古草字。去謂藏之也，音丘呂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靬音居言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繳，生絲縷也，可以弋射。檠謂輔正弓弩也。繳音斫。檠音警，又音巨京反。」

〔五〕劉德曰：「服匿如小旃帳。」孟康曰：「服匿如罌，小口大腹方底，用受酒醕。穹廬，旃帳也。」晉灼曰：「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罌受二斗所曰服匿。」師古曰：「孟、晉二說是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令音零。丁令，卽上所謂丁靈耳。」

初，武與李陵俱爲侍中，武使匈奴明年，陵降，不敢求武。久之，單于使陵至海上，爲武置酒設樂，因謂武曰：「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，故使陵來說足下，虛心欲相待。終不得歸漢，空自苦亡人之地，信義安所見乎？前長君爲奉車，〔一〕從至雍棧陽宮，扶輦下除，〔二〕觸柱折轅，劾大不敬，伏劍自刎，〔三〕賜錢二百萬以葬。孺卿從祠河東后土，〔四〕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，〔五〕推墮駙馬河中溺死，宦騎亡，詔使孺卿逐捕不得，惶恐飲藥而死。來時，大夫人已不幸，〔六〕陵送葬至陽陵。子卿婦年少，聞已更嫁矣。獨有女弟二人，兩女一男，今復十餘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如朝露，〔七〕何久自苦如此！陵始降時，忽忽如狂，自痛負漢，加以老母繫保宮，〔八〕子卿不欲降，何以過陵？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亡常，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，安危不可知，子卿尙復誰爲乎？願聽陵計，勿復有云。」武曰：「武父子亡功德，皆爲陛下所成就，位列將，爵通侯，兄弟親近，常願肝腦塗地。今得殺身自效，雖蒙斧鉞湯鑊，誠甘樂之。臣事君，猶子事父也，子爲父死亡所恨。願勿復再言。」陵與武飲數日，復曰：「子卿壹聽陵言。」武曰：「自分已死久矣！」〔九〕王必欲降武，請畢今日之驩，效死於前！」〔一〇〕陵見

其至誠，喟然歎曰：「嗟乎，義士！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。」因泣下霑衿，與武決去。〔三〕

〔一〕服虔曰：「武兄嘉。」

〔二〕張晏曰：「主扶輦下除道也。」師古曰：「除謂門屏之間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刎，斷也，斷其頸也，音武粉反。」

〔四〕張晏曰：「武弟賢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宦騎，宦者而爲騎也。黃門駙馬，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。駙，副也。金日磾傳曰『養馬於黃門』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不幸亦謂死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朝露見日則晞，人命短促亦如之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，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分音扶問反。」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「效，致也。」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「決，別也。」

陵惡自賜武，〔一〕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。後陵復至北海上，語武：「區脫捕得雲中生口，〔二〕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，曰上崩。」武聞之，南鄉號哭，歐血，旦夕臨。〔三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。」

〔二〕服虔曰：「區脫，土室，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。」李奇曰：「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。」晉灼曰：「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，各居其邊爲區脫。又云漢得區脫王，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，此爲因邊境以爲官。李說是也。」

師古曰：「匈奴邊境爲候望之室，服說是也。本非官號，區脫王者，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，因呼之耳。李、晉二說皆失之。區讀（日）（與）甌同，音一侯反。脫音土活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鄉讀曰嚮。臨，哭也，音力禁反。」

數月，昭帝卽位。數年，匈奴與漢和親。漢求武等，匈奴詭言武死。後漢使復至匈奴，常惠請其守者與俱，得夜見漢使，具自陳道。教使者謂單于，言天子射上林中，得雁，足有係帛書，言武等在某澤中。使者大喜，如惠語以讓單于。〔一〕單于視左右而驚，謝漢使曰：「武等實在。」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：「今足下還歸，揚名於匈奴，功顯於漢室，雖古竹帛所載，丹青所畫，何以過子卿！陵雖驚怯，令漢且贖陵罪，〔二〕全其老母，使得奮大辱之積志，庶幾乎曹柯之盟，〔三〕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。收族陵家，爲世大戮，陵尙復何顧乎？已矣！令子卿知吾心耳。異域之人，豈別長絕！」陵起舞，歌曰：「徑萬里兮度沙幕，爲君將兮奮匈奴。路窮絕兮矢刃摧，士衆滅兮名已隤。老母已死，雖欲報恩將安歸！」〔四〕陵泣下數行，因與武決。單于召會武官屬，〔五〕前以降及物故，凡隨武還者九人。〔六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讓，責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贖，寬也。」

〔三〕李奇曰：「欲劫單于，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隤，墜也，音大回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會謂集聚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物故謂死也，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。一說，不欲斥言，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。而說者妄欲改物爲勿，非也。」

武以（元始）〔始元〕六年春至京師。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，拜爲典屬國，秩中二千石，賜錢二百萬，公田二頃，宅一區。常惠、徐聖、趙終根皆拜爲中郎，賜帛各二百匹。其餘六人老歸家，賜錢人十萬，復終身。〔二〕常惠後至右將軍，封列侯，自有傳。武留匈奴凡十九歲，始以彊壯出，及還，須髮盡白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復音芳目反。」

武來歸明年，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、蓋主謀反。武子男元與安有謀，坐死。

初桀、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，數疏光過失予燕王，〔一〕令上書告之。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，還乃爲典屬國，〔二〕大將軍長史無功勞，爲搜粟都尉，光顓權自恣。〔三〕及燕王等反誅，窮治黨與，武素與桀、弘羊有舊，數爲燕王所訟，子又在謀中，廷尉奏請逮捕武。霍光寢其奏，免武官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疏謂條錄之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實十九年，而言二十者，欲久其事以見冤屈，故多言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顓與專同。」

數年，昭帝崩，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，〔二〕賜爵關內侯，食邑三百戶。久之，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，奉使不辱命，先帝以爲遺言。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，〔三〕數進見，復爲右曹典屬國。以武著節老臣，令朝朔望，號稱祭酒，〔三〕甚優寵之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與讀曰預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。以其署親近，故令於此待詔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加祭酒之號，所以示優尊也。祭酒，已解在伍被傳。」

武所得賞賜，盡以施予昆弟故人，家不餘財。皇后父平恩侯、帝舅平昌侯、樂昌侯、〔二〕車騎將軍韓增、丞相魏相、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。武年老，子前坐事死，上閔之，問左右：「武在匈奴久，豈有子乎？」武因平恩侯自白：「前發匈奴時，胡婦適產一子通國，有聲問來，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。」上許焉。後通國隨使者至，上以爲郎。又以武弟子爲右曹。武年八十餘，神爵二年病卒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平恩侯許伯、平昌侯王無故、樂昌侯王武也。」

甘露三年，單于始入朝。上思股肱之美，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，〔二〕法其形貌，署其官爵姓名。〔三〕唯霍光不名，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，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，次曰

車騎將軍龍頌侯韓增，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，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，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，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，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，次曰少府梁丘賀，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，次曰典屬國蘇武。皆有功德，知名當世，是以表而揚之，明著中興輔佐，列於方叔、召虎、仲山甫焉。<sup>〔三〕</sup>凡十一人，皆有傳。自丞相黃霸、廷尉于定國、大司農朱邑、京兆尹張敞、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，皆以善終，著名宣帝之世，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，以此知其選矣。

〔一〕張晏曰：「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，圖畫其象於閣，遂以爲名。」師古曰：「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署，表也，題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三人皆周宣王之臣，有文武之功，佐宣王中興者也。言宣帝亦重興漢室，而霍光等並爲名臣，皆比於方叔之屬。召讀曰邵。」

贊曰：李將軍恂恂如鄙人，口不能出辭，<sup>〔二〕</sup>及死之日，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，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。諺曰：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」<sup>〔三〕</sup>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然三代之將，道家所忌，自廣至陵，遂亡其宗，哀哉！孔子稱「志士仁人，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」，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」，<sup>〔三〕</sup>蘇武有之矣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恂恂，誠謹貌也，音荀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蹊謂徑道也。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，非有所招呼，而人爭歸趣，來往不絕，其下自然成徑，以喻人懷誠信之心，故能潛有所感也。蹊音奚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皆論語載孔子之言。」

校勘記

二四〇頁四行 匈奴〔入〕〔侵〕上郡，景祐、殿本都作「侵」。

二四二頁一行 放〔從〕〔縱〕遊獵也。殿本作「縱」。王先謙說作「縱」是。

二四二頁四行 不擊〔刀〕〔刁〕斗自衛，景祐、殿本都作「刁」，注同。王先謙說作「刁」是。

二四三頁二行 絡而盛〔之〕臥，宋祁說越本無「之」字。按景祐本亦無「之」字。

二四五頁六行 是時廣軍幾沒，〔九〕罷歸。注〔九〕原在「罷」字下。王先謙說此師古誤讀，「罷」字連

「歸」爲文。

二四六頁一行 因厚〔輅〕〔賂〕單于，景祐、殿、局本都作「賂」。王先謙說「輅」譌字。

二四六頁三行 言謀〔殺〕衛律而殺之，景祐本有「殺」字。

二四六頁二行 區讀〔曰〕〔與〕甌同，景祐、殿本都作「與」。王先謙說作「與」是。

二四七頁四行 武以〔元始〕〔始元〕六年春至京師。景祐、殿本都作「始元」，此誤倒。